

3



大宋文鑑卷第五

賦類

不寐賦

袖賦

洛陽懷古賦

灑頰堆賦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赤壁賦

後赤壁賦

秋陽賦

中山松醪賦

劉

周

邵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雍

軾

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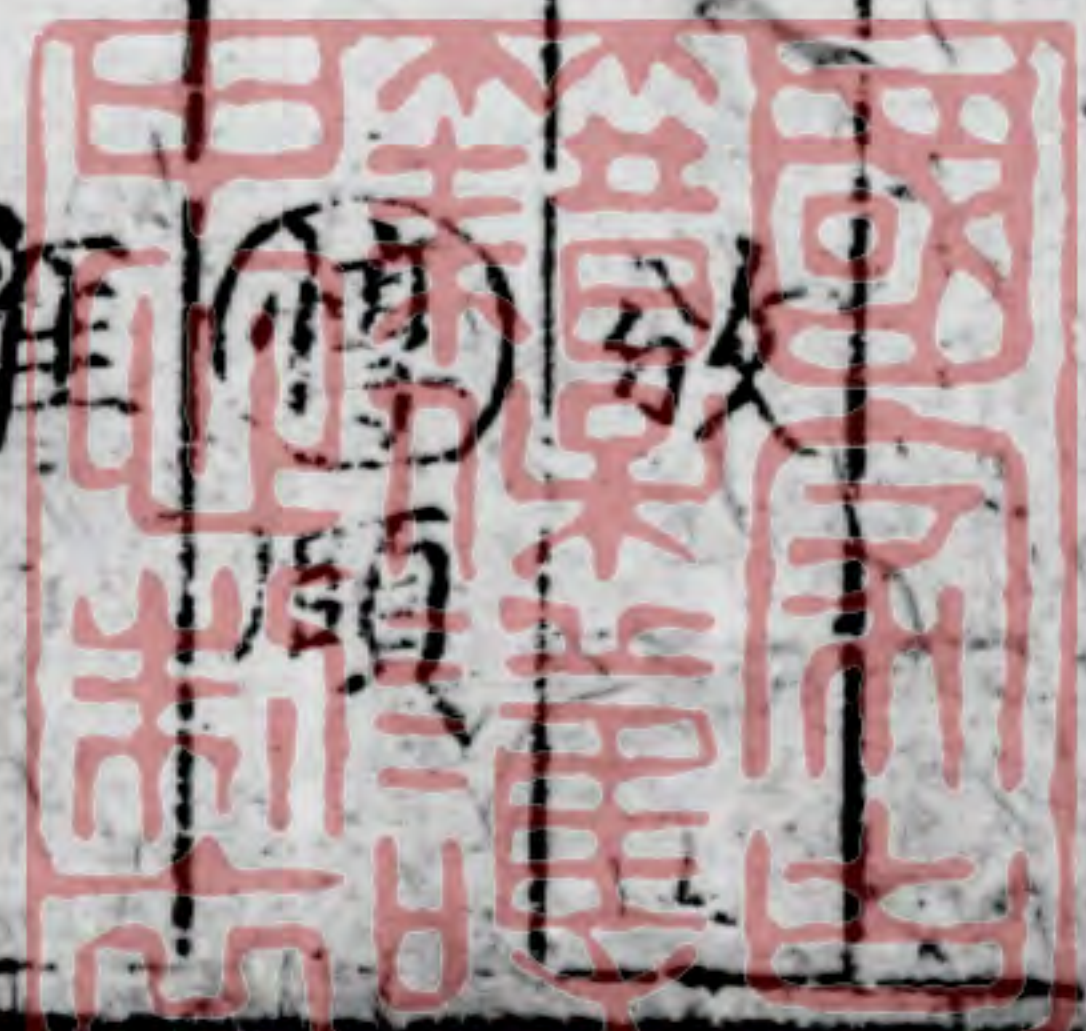
軾

軾

軾

軾

軾



懷歸賦

黃樓賦

不寐賦

沈括

蘇轍

劉放

忱鬱邑其馮中兮何鑿寐其弗夷方求夜之未艾兮廓靜處而長
思悼既往之弗及兮慨來今之曷知緒將絕而復續兮特發越而
溢移倏四海其再撫兮泯萬基乎須臾武勝商而歸周兮天保定
其千億叔且兼乎三王兮仰勤思而有獲孔潛精於好學兮致
薄於無益樂好善而用魯兮孟見喜乎顏色仁弗遇於衛項兮
奮飛而不得翟相氣而見祥兮獻肇謀乎虞號彼遠慮之與近
兮智與愚皆從其職嗟民生之多艱兮嗟以心為形役君子有不
安其命兮小民有度其力非蚊虻之嗜膚兮曾內懷於大
必之遠遠兮既悵然而獨寐亮伐柯之末遠兮何

聖人之大覺兮綿萬世而不遇幸曲肱而自怡兮庶無迷於

拙賦

周

明

心謂予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洛陽懷古賦

邵

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
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王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
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
古之感以通諷誦諭君玉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
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擘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
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

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來不號令于天下聲
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
囿秦布荒而為平野鸞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
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
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
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
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彙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
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太皇
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
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執七雄駕山濠
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

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隋自元
鄴河南之士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亂其
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懼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鷄狂而大
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振者故
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
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也自人而
効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
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
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
而正之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按天
若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
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干烈火

肅兵刑于秋霜竦民聽于上下憎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為乎
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之于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
勝言故况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
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
以民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
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歛欲國不竭而國
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為沴年歲豐虛此天地
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
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矣革焉所謂本末交
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
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
子焉下必戴其上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遠國

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
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
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恃矣
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
上必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為
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
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灑灑堆賦

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灑灑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
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
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
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

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
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
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欲騰悖怒萬夫不敢前兮
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滪瀨之崖
崑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
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
穿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滪瀨之下喧逐震
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接臨衝
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劔折兮逆邈循城而東去於
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
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
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家
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無所代兮
俯千仞之驚濤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為心忽然章之慘
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
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
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
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
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惇惇乎中浦峽山高兮崖崑
故居發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
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斷方以為圓
龜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王瑩兮彼乃

謂子為非智為高節之不可以企及者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者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者全身遠害亦或全者嗟子區區獨為其難者雖不適中要以為賢者夫我何悲子所安者

○昆陽城賦

蘇軾

淡平野之霽霽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黃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僕而畦萊去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流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王章之僭竊蓋已旋踵而行

之洪覆也夫一舉而關幾目非曰躬聖發憤其孰能大圖而殫窵子盍亦按胥庭之圖披義農之錄接結繩造契之具迹卷領垂衣之躅料平基緒之馮厚準元精之回復揚波以挹其腴潤摘芳以舉其稠縉然後據文心散辭氣伏天庭而進曠臣蹶然而仰曰富哉言乎微文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滲漉也謹拜手而系曰赫赫鉅宋體元垂統亦中而奉者恢恢大國應聖何言隕社以蕃兮吾皇之隆彼蒼之崇合符無窮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攽

臣伏見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孝明功于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祕書目覩盛事不敢以鄙薄自繼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光景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所謂壯大不出乎彫刻畫績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

民力之喪材木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
巧壯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是物理
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發興之際聖王授受之
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者固難為寡見淺聞者道也
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張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
有其志云爾 蓋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
而報功焉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無聲者
也賢哲所談六籍之云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五臣禹平水土
夏妙以家司徒后稷是教是食肇商興周歷載累百阜陶大理五
刑以明于其苗裔乃興于唐若夫董淳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鮮食
焚山烈澤害服妖息為獸威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
位俾秦周繼于其子孫誣祖不紹夫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懲心

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
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

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
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笑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
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
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
豹登虬龍攀柝鷗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
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

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待夜將半
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
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悅而不荅嗚呼噫嘻我
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
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秋陽賦

蘇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
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
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
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
臺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墜暑至於溫寒夏

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貢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驟
蒸雨泄雷電發江湖為一后士冒浚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茵衣生
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寔濕而五遷晝燥衣而三易是猶未足
病也耕於三具有田一壘水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
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墜之塗月汝濕薪之煙金甌其空四鄰悄然
鶴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求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
金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鐘奴婢喜而告予
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腸谷升於
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
鳴如癡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
哉吾雖不身獲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
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

夏為首而次冬為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長愛乃群
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君不障戶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
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臯
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
効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嗜
作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
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
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
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蒸羔酌以瓊漿之
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柱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
鹿徑樹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
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
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歡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
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懷歸賦

沈括

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往
而安即披荆榛以孤鶩涉大塗之梗塞投羣顏以空入孰為眠而
朝食馨歎一山而百折兮况千里之綿邈高浪鱗卷而電劃兮近
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搖以寸翮吾一念子之
往兮意久兀肆而屹栗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蹄摩冥冥之
無窮抽萬世之潛默皎中而自信亦終瘞坎而莫覲來之不可與

謀兮果去亦庸何傷既振轡而大驅兮盍倡佯其所適期無羨於
古人兮苟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之可驥兮信幽履之不惑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
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
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
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
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履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
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民不潰方水
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家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
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胥水者浮舟撒載糗糧以
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

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於
城相水之衝以木提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
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士實勝水徐人
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躬水之遺迹乃作
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
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
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
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
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壩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
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壘
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

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
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
設几布筵中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
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
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
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晝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故
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霏靄山川開闔蒼莽
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
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駢馬
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崑嵒相重激水既
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缺傷心極目
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牲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

則泗水澗漫古汴合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
賈客連櫓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鉉薄於青
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砂磧激飛轆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
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
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
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
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
逝閱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
而笑頽然就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

宋文鑑卷第六

賦類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系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恍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子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

自首而下峽岷屹嶠無復平地陵轅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
北為戎狄南為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
周解保草參地之形茲為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
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為名丘安為平岡巋乎甚尊其名
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迤而上始莫知其
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
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春盛連延乎碣石傳曰
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
圻鈎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切然若鞍者
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
名河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俊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道
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

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
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
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
無有彥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
服統君子不履絲獲為農者不得為工為士者不得為賈天王之
尊也合園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越
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
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簪于後王脩之愈明
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鄉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
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頒其所行射祭
而弓矢陳隼擊而野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鷩獸在
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既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

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石州
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待其豐成必以
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
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
禁發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
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江山出銀甕舟飢極聚
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
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危眉者苟愛惜朝
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魯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
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
虔動交乎天社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已之誠在
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事

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裴徊陸踰跼阪阜裁約六

九道孰為龍首孰為天鼉何背孰徒草木孰備器械孰便憑倚孰
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袤為地孰尾為鶴孰喙孰方孰圓孰此孰牡
銜輪孰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孰
可代搏孰可駢驟孰可哨誘孰可斥候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
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遂敗此孰救佯遁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
道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鞅忿豢去就所過之邑
監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
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關啟扉速稱晝貧富矯尾
厲角怒惕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容賢駿不能糾其繆中人主之利
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
決羊腸之險壑此山之道攻崇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

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推轡長驅傳國都而扼蹤暴衣冠於塗炭
客宗廟於妖剋更帝迭王仰為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
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為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
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往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
高慮遠所宜追述為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窄而山中寬
天下危而山中安外憚人苟容以盜官兮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
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
乎瓢簞外仍楫縮劔以衙寃兮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
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
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木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於
樵鉤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堊王二老
自輕之士壺開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足以

浴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昔名歸山吟營紆於山巖
顏曳泉紳之飄飄東雲衣之廻還積衆精於寶苑糝靈氣於天丹
轟霧霞之朝覆豁光恠之宵環其金則釵盪鏐銑鏐鏘鏘鏘其玉
則瓊玖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
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
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
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
液於碑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治之靈碩下分擅
乎百源上火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蒙鷹雀生峻
嶠貌如秋胡月明星响撥利戩足卷枯荆鷓鴣隨往還青冥木
石則鷓鴣鷓鴣水止則鷓鴣鷓鴣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
有距四角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為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廬鹿瑞
毅行搏坐筮草則紫圍之葭勤毋漏盧藥街牡蒙菴容首烏牛膝

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藉如雷此胡雲英玉支解蠡菴蘭鹿腸鶴
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粉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珎
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筥篠懷風桃李成
蹊棟栳楓檜思仲蕪莢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椈櫨槐棗棠榴檉黎
陽榼檠桑粉榆椌交抵並節韜唐蔭隄身綠中材實資療肌松
栢千歲蹇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榦直出百尋
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
差櫛椽下隔百步猶膠戛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
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
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 陛下臨御
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圍之觀士木之工尸牖朱綠之飾詔五
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怵然

願力京師進棋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旄之容儻有
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澤潞之人披蒼莽伐崆嶽賤新甫
之得簡祖棟之封激春滂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
新宮以壯閔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弓蛇輝翠黃
屋徃來其冲融迨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迹考
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
異同之政廣撫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為議
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
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
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興利如此顧不為偉
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
登者捐者剝者斲者烹者撥者繫者戈者四時僮僮皆民所同庶

寶之輪幽萬模之紛紜雕鏤彩製羽毛羣弓矢鎧楯之材與馬骨
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縣官寧有聞于富而
父貧與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
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
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茂滋蠱狂厲之感
無常夜較寐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伎重淪姦侈
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爾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
相視馳馬射獸以為樂拔石拔距以為戲悲歌慷慨以摠其鬱於
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
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
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
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

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不
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
之舉朕李驥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
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蟻之蠹故吾 太
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鄉之計不西下而
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
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為力大霆擊
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疆侯暴王襲頻踰
躡納士稱臣冠佩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
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 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為林轉糧
如川斷石嶺之應剋隆成之堅躬擐甲冒劓鋒易弦晝夜圍督六
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 貞宗撫養其人

留蹕按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勅猛將之疏
軍以至 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才力
未嘗疲其身憲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
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
於一津茲柰何合之深山觸鷲猛而為勅敵之怒心鐵鑿棘矜若
南國之茶海濱之盜千百良民化為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
而貪凌始定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貪則威有所不足
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
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存食無衣裳以被驅累
聖哀之脩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鏡以鋒刃俾持以移逐其
虫地創其室廬剝木成舟結繩為罔剡木為矢弦木為弧以歛以
食以收以漁服牛軛馬紡績鑿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

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楚魚鹽之義山
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徃如鶩不數十年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
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行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
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矣今日
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
氓弗卹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推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
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歆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
鬼見榮而儵爍坤后介緼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离朱之
魄觀其微纏拾唾蘭之神明其介斧裁魯鎮以為址判湘壘以為
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捺雲縮萬堵塗以齊楮
覓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織貝荆碧丹
而茵蔯蒙羽之織縞澗溪之采紵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

西亭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被于流求西薄乎
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愴乎空峒積摯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
求而不充徒念羣懷之域三河之衝潛斷乎滄溟背栖乎犬戎齊
楚歐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適楫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
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費即
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幣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
災或成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椎或陰會於朋仇或推埋
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虜湯鑄
莊山之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
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而不知
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曰君知其一大
觀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今游犬羊然黠虜笑民

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豺狼若
之何侵而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
或興於爭桑拔芻生心文子之至喻生其必鬪管堅之所量國家
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發丁以通驛
備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
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
穿墉而廢困於善賈之行不念眩墜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
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疎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歲起屯
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于京都不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
重給民曠土爭耀於胡遺計若此庸為利歟由衆人焉南牧之愿
將智者考北伐之途推石傳土決其成功束馬懸車朕乎能事矣
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

引輕軍發羗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
相不平抗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轉然而笑適然而與曰坐吾告
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生之制無法者之
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
其弊之誅戕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遂于天元降為災祥則雖
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
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事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
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有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
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
賢者勉為以脩其業愚者雖甚欲為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
償今高貨大姓之家列肆侷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鉅米綴鏤
剽焜煌被以黼綉暴以雕墻狗馬棄齊民之食飲輿妾賤士夫之

不索資昏祠葬隳敗紀綱通吏買法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
劫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主逋秦寇者依衆寶龜藏
甲者為常州縣稅史私為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襪是天下
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藥漬
輸幾侯而幾王疆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網而川貧焚斧而林飛孰
察諸刑刑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禪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器
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
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為災而被
反為宜從是其環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無疑
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
秦嶽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
而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歛之期萬物失由

儀之道四海發崇丘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
車之材上奇之以敲啓下撓之以追催索之于邇則此既莫有求
之于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此朋固所以制百
姓之命替年而纂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怒不委
於溝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為哉始於傷財則
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
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
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為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
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蛇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
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以言治禁錫存省
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事為之法物為之
制數畧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

并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
訝懷劉峻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
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塞吾滌共附吾肘纏午壁
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為嶺支其躡踪姑射王屋隆慮
雷肯靡迤嶽岑參錯飢餒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
後讓以奇獻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僊噉子
鵬擊下砰磴弓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十
萬悉面內而騰轆此山之形也汾潞舟洄潯池潏易涑沁淇澶清
源濟澳奄响將迎縱橫激激安陽巨馬出其夸白黎北涿度其液
觸遙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暮凝染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
真荒有神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
殛百城遠霽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不得為

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
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
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為疆大抵以兵為阻以險
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
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
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持為腹心也留有常阻
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後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羅斯
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鏑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奪旗虜
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各排重璞不敢不
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
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其
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臂行野

選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
臣下不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
子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為本學以力
行為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
一心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
其察天下之善不使有益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
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
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
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
越皆霸王之兵朝今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
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隕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書乎其前
成其畏之踰黃河之端丘垤之山簣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

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穀糶之弊牽先疑於往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蹙媿謝不敏請為弟子既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綠圖高辛之於柏相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而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甯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再拜而罷

大宋文鑑卷之第六

大宋文鑑卷第七

賦類

珠賦

崔伯易

煎茶賦

黃庭堅

別友賦

黃庭堅

汴都賦

周邦彥

○珠賦

崔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斃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諸漁者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賦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容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秘恇惚皎

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哉若乃雲臺震澤浮梁合浦獸窟宮亭神
見牛渚直瀾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碩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
為灩延平誕竒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處或設
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鏘高郵之經治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
旁將三千圻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兮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
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羨沃穹山大野谿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
里而來赴者莽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漫漫勢瀉瀉而無涯
魚則鯉鯉鰕鱖鯪鯉鱖鯪鳥則鴉鵲鳧鷖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如泥沙蟲螺蠃若蝦蛤卉菱芡而荷華木不數舟陸無筭車漑灌
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之固護飭官命屬厥功利
之紛擊迨夫地脉泉源孰為要遮潛合陰附應淮海之礚礚微風
翻瀾矧其甚耶其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漑千里農民播

瀉宛轉流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厖
觀矣瑰祥恢恠斐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陳者特盤殮
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發詠乎川珍翔翔乎水
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曰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
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
意其神先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
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周隅皆
明呀絳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拒奔星之光芒吸沈澁之精英
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於
是邛人徐呼上流俱起撫鴻量以先趨領罾笱之已試連微擬擬
灑網持柁嗟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造形
而已逝而况伏見弊時歛彼倏此與蛟龍之為朋魯風雨而作衛

彼能三足而在籛鼈九肋而充饋漢蛟蚱之青骨鄭龜羹之異味
勅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躡羣狎偶而解角翠因煤而折
趨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為腊於貪餌文具瑋瑁出禍其腸腹金
華玉英坐窮於淘鎚蜃胎寒熠耀自喜怵絕意於遊引適足殺
其軀而已矣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為珠之笑耶子
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
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已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
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
耶久而不聞其遯世者耶既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
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
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
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
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
策茗椀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淪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
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霆日鑄如鑄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
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
宗江之羅山巖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
陵之壓甄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免褐之甌
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春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
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鷄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
伊聖之湯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摘而
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是

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敦賀蕤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
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
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上之畧厥初貪味雋求速化湯餅乃至
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殊可屢飲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
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
胡蝶

別友賦送李次翁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以為朝予
望道於堦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又驂予以四牡嚼車
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而注弋俯淵龍之沈鈎或一能
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
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

任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為
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
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嶷增懦夫之激昂觀出自於東方雖
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期
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唯
是之同憂

汴都賦

周邦彥

巨邦彥頌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
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
統微政缺天命蕩祀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鸞
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
一合牙帶角莫不待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

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
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 呈居天府而有
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啟子客游四方無所適
從既倦游迺崎嶇迴造於中都觀士才之妙冠蓋之富燁燁燒
爛心駭神悸睽睽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 程不知所屆適
遭行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袂局局然嘆曰觀 之貌神采不定
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瀨乎蘭設披
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雅 潘大都者乎發微子姓
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震淵南欲盡反
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
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
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

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
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
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
背鵬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
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立訾婁夾
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
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
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
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
測畧蜀險漢塗荆越閩鄘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
侈環睇職於郡縣如响嚮之遙邈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繚如
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巔巔而踣躋土怪畏榨壓

而安貼糜胥不可絕而登爵鼠不可噉而宄利過百二險喻四塞
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損捷步與超足矧蹕蹕與蹕蹕關
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棄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具物
不入詭邪必寃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
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馴驟崇期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
第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
木以安休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轄顧中國之闡闡叢
貲賢而為市議輕重以莫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
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瀛而去匱萃駟儉於五均擾販夫
於百勝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疆賈之乘時摧素封之
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器欲商賈之阜通廼有壘而不稅銷卓鄭
猗陶之殖貨禁棄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

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豈桂藁
穀絲帛布縷鮎鱉鮑釀鹽醢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
狗彘又有翳無間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
霍山之珠上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
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
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累
層遐望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敞
閭闔而居至尊樸棟不斷素題不斡上圓下方制為明堂告朔朝
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
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負無錄之女佞倖滑替之臣陋甘泉與楚
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籞
不聞乎鳴蹕旣離歲久而蒼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魏峩泛灑繚

其力侯疆侯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秀不植奄觀堅
早與與蕤蕤溝塍畦畦互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隳荒瘠化為
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棄襪丁六
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導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
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麟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
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抗棹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猷洶湧澎湃
瀉瀉涕瀟指防薊岸澆瀉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
石之巨鰲比坳堂之一芥舵艫不時而相值篙師艫拱而俟敗智
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絲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
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未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蹙廣堤而
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縻涸於是自淮而南邦
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不絕

越鈴吳舫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兩揖照翻方載鈺鼓鐘鈴入
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
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淮武奉節祺聖忠靖宜効吐渾金吾擲颺
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輒投石超距索鐵伸
鈎水執黿鼉陸拘羅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驚雷擊莫不繫繫
而為囚於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
徹札揮鉞擲鎌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
木以時取之遊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刻兕觥以為弭剽魚服以
懷罟百工備盡銍磨缺削其成鑿銅而鍍鑲植之霜凝而電爍故
有疆衝勁弩雲梯輶車脩鍛延鏃鉅戈充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
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旛烏集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
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

文苑英華卷之第七
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熟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
罅剔朽焚蠹人駭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壘壘成蠱織弱不徐
滑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
瘵官而受海各懷苟且以逃貴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
遺利紛訟牘於庭圮繫繫因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
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
負棟萬楹鎮楚誅喬松以為煤空奧山而斲楮官有常負取雄材
倖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
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
緲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
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求世作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
四方勾櫟逢掖褒衣博帶盈仄乎其中士之匿華鏹米者莫不拂

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
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
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
子騰躡而相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
蕪穢詆淫辭而擊拊滅冥突之熒獨仰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
天發詔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臻壺與騁辭源而馳
辨囿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
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
為厚魁梧卓行撝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後有珮玉之音蓬豆之容
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
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覩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筭學
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勿推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

而成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鼙鼓弗勝聲有諗勤赫赫大字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騰往來葱葱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櫨檠穰題采賢楹栴闕拱闈闈屏宇閭闈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黜聖備卮燦爛葩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颺連之漢滅飛仙降真之縹緲翔鷓鷯之能泐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球琳琅玕璫璣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濱鵠象鬣角削犀剡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靈

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曠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輔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巒秀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翠解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方大變新闢于時再鼓聲絕接稍收鑪儼三衛與五仗森戈矛與戈戟赫平明而傳點趨校尉而唱籍千官驚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樂合羽扇以如翼伏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寶符真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羗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并羣臣迺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

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并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
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
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洒掃而行禮
則天下雲擾而絲棼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
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犧象之出
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吞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
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殷蒸而刑三晉之
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
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成池承雲九韶六
英采齊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佉氏之鍾無句之磬
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
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

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滢聲而忘倦栢公受齊樂而
駭朝季子始無譏於鄆仲尼廼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
消非細則擿非庫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
簫或灑或離或鼓或鑄或棧或管或竽衆器俱舉八音孔調
鸞鷲離丹穴而來集鳴嗒喈而舞脩矯又有寶旅巴渝之舞傑侏
狄鞮之倡遠入面內而進狡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
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
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
幣錦繡厥服絺綌存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
金錫礪砥絜丹鈇松惟石惟金三品惟士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
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棠肆陳乎殿陛豐苞廣匱亟傳乎
騎驛連檣結執川咽塗塞邪觝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焚翟營耳

雕膠獸君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
於闕下者旁午廼有帛氎蜀氎蘭千細布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寶
鑑洞澹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軫積乎
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
瑰竒於深阻蓋徽外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士當有聖人出而
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
之川洞剔之劔迺入騎士之鞘齧鄰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
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鏞虫蛻抱珥鳴星
隕石怪麟變氣堊白鮫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
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蕭聲
之禽同頽之禾依生之穀游郊柄庭充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
園映帶平闕角慈蔚乎城壘驚鳥不獲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

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
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又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焉可究悉雖有
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諱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
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乎所以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興亡
者乎容曰願聞之先生曰繁以寰宇代狄代賈更張更興帝都
河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
都平陽廼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廼甄羣后而輯五瑞公劉
處函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從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
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又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
而刑措不用反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
殺兵以專列疆侯協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
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

策者先選糧孰夙時孰有橋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
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
器骸骨布野介胄生穢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
噫彼士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
如高屋之建孰水神臯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
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峭岬定為王者之里以
至置春陵之俠客與泗上之縱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
金湯後諸侯為奴隸拓境亦地輒輟荒裔東包蟠不西卷流沙此
繞幽陵南裹交趾厥後帝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朋
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日縱而不繼
鷺翽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
雜糅賢才逐曳腫微駘粘而竊肉食賊臣廻穴而圖大器郡國

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腿而屢蹶室有丹楹城有
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抗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枹椀羣
生夔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巘
設泂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
蓋批攻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
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王此四方如輻之拱
數如棟之會極其碣鞏者天與之昌其闕斲者天與之亡且非易
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疆故
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雉於南陽龍祭出
櫓而繫弧隱亡周之語尊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
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
兕虎闐關踐巍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躡塊鼓天下如揚糠其敗也

扶目而折骨其戍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
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
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
乘之危從洪百司之稟餼據備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
理之遠爾臚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袞舉
天下於康達力士體而不敢取貪夫汗縮不敢睨者時德之險也
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溢人之吮而拊人之脊
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舉
衡而號呼被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
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 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
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向

望浚深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
頌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 天子奉養羣臣稍稟之費以至五
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刃不離韞囊鉞匈奴
而單于奔幕抗旌西襲而再駟媼伏南夷散徙黨而入質朝鮮畏
蒞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以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
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鋌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
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帖危王猷失度
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
圖緯協期謳謠翕儒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蠢懼而蠅附玉帛駿
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鞫障壘熄燧而摧擗
拜禮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禾釋子嚮推哺擊
菓懋穗接惡鑿無鉞觚角之磬刻剝撓捨而救圉爰暨 皇帝粉

飾朴質稱量纖鉅鏗鏘奏朝之金玉燦燦夾襜之簋簋訓典嚴密
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歲之賈草
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殿車績馬連千百為群有輿輶載
前卻而後阻搏壤歌考者萬井未聞歔嚟而告瘡雖立遺為界其
誰敢擗膊以批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觀其
奧也且 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
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坦以大師屏以六邦扞以公
侯城以宗子以義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
周裹以恩廼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挺其棟衆
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
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
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廼駕六龍乘德輿光警

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
前萬妙技皆作見者膽碎廼使力士提挈乎陰陽轉捩乎剛柔應
乎成器方圓微頌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對酌乎
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
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奪雷公之袍收風伯之韞一
瞬之間而其澤霽霽囚宇盡於幽獄數景雲而黯靄統穢陰機與
帝嚳諾而無閱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
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
有莫知其界客廼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矇
藥吾之噴臣不能究 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大宋文鑑卷第七

大宋文鑑卷之八

賦類

大禮慶成賦

齋居賦

鳴鷄賦

兩望賦

鳴蛙賦

哀伯牙賦

求志賦

。大禮慶成賦

惟 宋六世 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垂鴻

襲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充塞七融翕赫六合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晁

張

耒

耒

耒

耒

耒

耒

補之

耒



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
詔烈位洛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 國家因時施禮郊兵之位
天地咸在牲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
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揚然深思祗畏敬
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郡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
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未由知之惟
受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國家合際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 太
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畧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 太
宗威定宇內震蕩大鹵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 真宗熙洽富
盛符瑞委積南牧之獮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 仁宗席
安據厚不動指顧孽獠殆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窟屈伏終始
太平垂五十年 英宗入纂百姓與能 神考有為六服承德此

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入哉於是天子乃
翳青雲之屋乘雕王之輿應龍受戀招搖翼軒建虹霓之修竿兮
颺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光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
周流貌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
粹然玉温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願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
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
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翼翼清
廟觀德之官 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
人瞻祖柘而念功兮願禰室而感親聖考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
含辛霽暘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祗精裡御史肅吏司馬劬
兵既透透遙遙雲流而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
沛翕赫歛霍兮攫挈龍虎而亂鯤鵬雄鷺澹威而震伏兮柔良化

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虫尤而折撓捨執飛廉圍
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益傾都空間翹首
跂足俯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顙口之成祝也於
是背都城望惟宮郊坳垣其迤邐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頽青雲以
連屬察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
神仰立而拱翔德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歛成兮涌九地而出峙
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薨闢補洞牖屹壁酸服之隅眩目之極唐
洛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墁而皆機杼
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温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驚霆之
蹕既震洶壑之聲咸寂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而
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歛走伏神
警鬼愕望騰精以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

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柱梁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
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為朝陽遠為融風赫赫曦曦
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也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靡衣黃流汪洋
壁玉照徹祥禋衡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悅白質之數蕭
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
璧薦牲豐降奔馳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闔闔兮闢清都
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郊濡於是禮備
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
壑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
嶽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復其伍郊技呈才千
鏡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主
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

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
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
兮

○齋居賦

張 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酒火
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
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
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齊居既靜事
以為形又遠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慾
愛精蓄神聲色不御滋味宰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
能強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
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水炭

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豈獨陰冷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
陵有如微陽則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
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
乎

○鳴雞賦

張 耒

先生閑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
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戔戔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
奉戢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摩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
幽窻之沉沉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鍾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
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
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
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濤濤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敵卒
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
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未又如戰騰之兵整
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
容雷雨電霓之變非巧力之能為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
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散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
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東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
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絕夜為
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我今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

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
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
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歲而嘔若咽而
嗽瘖者之呼吃者之聞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羗絲野鼓雜亂無
節兮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送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
而悲又若夫早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
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灑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
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
群淨引吭而乎一日之間不寧頃更蛙不汝嫌汝矣蛙誅萬物一
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
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願謂童子記語言歟前言未究請
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專文羽清

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
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茂淫潦潴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
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
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
蛙歛吻收足底然上中一聲不出堂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
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為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爾
琴者一入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
聞欲語不可悞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
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
耳者又善工之深耻違衆者常予予其無翼而冒耻者乃身安而
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為至巧
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
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蠢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兮魯東鄙
而北鄒固余心其悃欵兮求前聖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治
郇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棄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
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睢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
求歷山之所在昔封嶠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懲耻於夫楛
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束薪而自
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以淮南睚訖死於
婆娑兮悲綽約之亦織彼章程之詭嘯兮既騁胎於甲夜何仲御

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
苗山猶若兮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
山沸肆而谷綉兮風瀏瀏乎且莫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切悲越
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綾冬朦朦其多雨兮夏
瘴熱以生蠱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
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
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屢兮漢遺
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多余
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余令樓季為
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垣塗良吾勅使環
濬兮密吾牙使撲鴛攬九州而願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邁余
生之罹憫兮歸將母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獨守此四隅特

命大繆兮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霜爰然其萃之增歎歎
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勞而藩穴兮雀鼠而去不舍摺四序
之不淹兮春鶉鶉其既非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聊此時悲予
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竊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
食歲旱曠而不雨兮螟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
湯湯於陵子之終編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芬而索腹兮夫豈不
足以忘老衆鹿豕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纏持衣裳而鬻暑兮余
固之余賈知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
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
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頰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為葉宵倚楹而
悲咤兮疇獨憂余之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
淵之靈津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昇

之志於穀兮亦反求夫全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罪罟之所尋
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授能兮哀榮獨此黎庶
牧牟而肥兮式亦用而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宇干日而糾紛連袂
以成雲兮汗而為雨豈余不足於周門兮獨惆悵而延竚先事而
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費舉九鼎於鯢淵兮亦而假夫一臂余張子
之好脩兮蹇博大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栢不改其青固黃子
寧語余兮曰此是為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美亦未艾彼嗟
咿為已甚兮羌浮石而沉木子雲之好思兮亦眾評其寂寞虞氏
之為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霖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鱸
衆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以
論世良桐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魯何足以介
其一毛融躬行既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乘馬兮柏榮

亦酋乎富貴番居室以不理兮涉之志以四海久膺之激烈兮羌
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所譖兮何以罹此不祥豈其莫忍鄰之
梓兮紛救閭而得傷嘉林宗之善裁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
之可為兮行漁瀨以畢世喟嵇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阮清
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為兮為者敗之衆惇然
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泮干祀而語鄰兮郭與至人之服意神
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為侘傺兮此時
曾藿叔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為糗脩
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之後圖前聖吾求賴兮攬百子與並輿
時翱翔於道與兮歷年歲以為娛

大宋文鑑卷之九

賦類

北渚亭賦

晁

補之

黃樓賦

秦

觀

送將歸

蔡

確

天下為一家賦

呂

大鈞

南征賦

邢

居實

宣防宮賦

劉

跋

北渚亭賦

晁

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
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
廢久州人思侯猶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

承守之侯於補之大人行辱出其後訪其為文故事塵有存者而
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
謂北渚之址則羣峯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
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
山小魯而已迺撤地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
可也作北渚亭其詞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
躡而維坤兮支扶踈而走隰路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
澗漫而將屯兮後摧崔其相襲坯者扈者嶧者垣者礪者礪者障
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附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脉泄兮萬源發
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淫漶澌澆潏汨必澎湧激滂忽漢起而成川
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為井沼壅為碓磴得平而肆迺泥濘而滂
沛經民間而貫府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闔

關之潰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頽非
境勝之為難兮善擇勝之為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之菽合抱之
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岵堯望南山之孱顏脩榦六枝出欄造天
藐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煙思僊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翻盍
駕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相巖忽其翔舞菽楊眇以如著撫千
里於一瞬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存藻蘅
荃杜蒹衆物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冒暑觀魚
其雉鳴根四合方舟順涯鱗鯉窘乎深塘兮鴻鴈起於中泚復有
桂舫蘭拙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
顧而嬉傾盃倒鐘明月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
夜寥寥其方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
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倭佗兮采芝英乎瑤圃庶忘老而遺死

兮路漫漫其脩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
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
臨菑邀樂中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園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
之賦食三千人其疆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虎牙桀立矣
容菡萏尚想三週追奔執鞮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同
和尚私乎紀獻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奪勢窮雖疆安在事以日
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恃
所玩無固去何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
與客論古人則知述屬有感而歔歔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
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
千古於是客輒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
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蒲使酒不空請壽主人為漢孔公主人亦

輒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黃樓賦

秦

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脩繕其
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
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
之左方狹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
達而無旁斥丹墀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
二水而旁奔兩陵奮其攫拏兮豁公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
識諸雉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
兮狂流侵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閑出而侮
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變孤壖之不全偷朝夕以

昧遠方固前識之所蓋慮異日之或然兮復歷之以茲樓時不可
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
醖以為壽兮旅榘核以為儀儼雲霄以為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
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
愆變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馳昔時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遊
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若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
所為躓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
介乎心思正余觀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
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青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其平日游此
予之所悲愁慕悽愴尚不能自支而况於予乎戀高堂之慈愛積

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待我行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
粵嶺之南溟海之西洗亭之側瀘水之涓出門踟躕以將別仰天
涕泣之交頤浮雲為我變色行路為我齋咨而况於予乎予方嘗
愆念處曩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之 明
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震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久當憐也晨夕
定省歸可期也子告吾親其以斯也乎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
觸氛霧以采入仗忠信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
者其誰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子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
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天下為一家賦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
疆以八荒之際為蕃衛以九州之限為垣墻列國則羣子之舍王

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昏于庭闈兮忽十年其于
茲哀衆人之憂憂兮乘鐵危以射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
所耻慕前哲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盟耳懼離羣之孤陋兮將遠舉
而復也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為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
尤於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辰侍安
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
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饒兮班且鴈於水涓執余手以踟蹰
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輶輶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
之超遠兮恐白日之云暮敕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
軻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嗟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乎于夷經
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鴟豁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
風靡吻初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悄悒其

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于刷氏登高丘以長嘯兮聲慷慨
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傳乎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
陳迹於蓬蒿特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雜扶離以高飛
兮倉鷓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征欲淹留以
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缺莽以阨靡兮迫極目乎百里獨覺
堯以遊遊兮曾不得而少止歷釣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濛濛望
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
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蹇連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
昏間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汶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
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以馳羣山歲鬼而造天
兮踐羊氏之北境企于足以長望兮南路眇其方求經昆陽之遺
墟兮聊裴回而逡巡高城曲嘒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孤絡

式處於其下兮魁龍吟嘯而成羣嵩艾蒼菱以相依兮枳棘鬱其
榛榛卓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方巨滑之滔天兮總豺狼
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驅虎豹以為羣杖大義而奮討兮實南
土之裔孫運攬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兮曾
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不滅迄於今幾千祀兮
魂魄遊乎何鄉冀髣髴其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
兮陟方城之岷岷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劍缺而浩歌覽陵阜之參
差兮實驚熊之舊疆不脩德而恃險兮曾幾何而不亡宿上唐之
候館兮聽晨鷄之悲鳴濯予纓于沁水兮瞻桐栢之欹欹飄風嫖
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悽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續紛
念往人之阻脩兮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
踟僕夫憔悴以懷歸兮聽章陵而南邁奠濁醪于漢祠兮顧白水

之如帶其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色兮
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
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上深厚而無震誦孔氏之法
言兮疾沒世而無名就寂寞以閑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
為籬兮塗申椒以為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芬芳優游偃
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 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既乾
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宣防之宮燕其群臣乃稱
曰隕林竹兮挺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顧眄意得詔問東方大夫
樂乎朝進而跼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炎馳
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縻遺智天不愛祉石城金

身之金卷之第九
七
壙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畧心解目覩八隅九維
千門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鼉觴川流浩長
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
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馬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
聞大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包
渾淪與俱遊羗疊疊其祖征千里一曲萬里一折盤礴廣流乎洽
洶涌蕩然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峇
廣武循大伾麟沛轅洛積為委輸漢沸出乎地上况莫際其焉如
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天儀聯絡地脉疏排嵌漫鑿鑿容容平
野其孰人有安宅化鱗介為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導
海隅繇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湖蘇淵然覆輔脩若馬頰如鬲及
盤以簡以絮太史分流參匯衆析然後安翔徐回脉脉正醜紆絲

衍漾絲耶透運虬潛蛟伏波不得與視榮光與氣休茂王檢而金
神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群雄歎乎位隔并山
川圍弓氣弗宣託洶湧以為貨弓阻歷屐以自藩崇壙連蜷蠹以
相售弓巨浸澆潏汨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堞瞰其
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垂天之翼橫海之
鱗應潛膠葛曾不得槍榆枋而足蹄泔苟苟勃鬱靡所容怨震擊
電掣劍已脫危益以桃華之流駛乎竹箭之馭彌痛鴻洞千里四
顧乃始伐薪石程畚鑿汰雞距之防橫鑊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
伏闕竹落干緝夾搜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踉馬換糧齊山徒庸成
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於長平之禍累鬼珠玉埒乎
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乎吸潮汶關竅立
洲渾渾浮空灘沮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摘而培根何靈龜之下

伏寓三峯平層巔表泰紫之熒峽陋靈光之巋然長封為局土鍵
石鑄守如峭函葉萬不扶然而燕雀賀而入吊枝葉茂而本發財
乏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成却兩
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
而憑陵神門意定澹然無管語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與臣
朝遂巡却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大月鑑卷之九

宋文鑑卷之十

賦類

南都賦

王

仲勇

颯風賦

蘇

過

思子臺賦

蘇

過

參賦

米

散

南都賦

王

仲勇

洛陽王仲勇侍親客于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城邑人物
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粗得其凡焉因藉華陽先生海上公
子為問答以賦詞曰 華陽先生與漢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
于竹園之左 水經曰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園有竹數百頃有田十一里曰美哉邈乎土地之沃
人物之夥也公子喟然嘆曰先生睹斯而已獨不聞往者之事歟

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陳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黍丘之野包以關伯之疆盟猪出其右汲水更其旁渙穀滅推膠涑逐黃八水出宋城黃見左傳滅見北征記穀推見水志涑逐見圖經從橫馳騫源分瓜張過乎隕石之壑徑乎龍丘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潢下達涸泗漚干淮湘瀟灑鬱潏森洋洋灑灑澆澆滴滴湯湯若乃歷華里經洑陵乘襄塢陟貫城旁空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弁橫亭伊高辛之帝子主大火而脩祀鄙葛伯之仇餉狩湯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啓封卒繼承於商氏訪桐盧之兩門孰世遠而難紀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岡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銘三鼎與之鉞曾餘光之未墜仰子喬之颯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徙倚淮涑二水謂之繪水見述異志誦相如之高

文闕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神忠義燬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相如見乎其人觀山川而物之舊終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能詳也若宮室宛周之盛池沼臺謝之廣侈靡誇前光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其功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敦序帝室以光乃命子武俾侯于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泰山之險西界高陽之墟樂備東南則九州之奧區焉廣衍沃壤則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濞城而連屬起直道以繁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與百堵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并而和之流樂府而度曲宣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擬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嵯蘖巍然起乎中央散彤彩而滌澌復煒煒以煌煌驚亂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驤軒鸞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

之寶砌駢壁瑛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
後連洞房叶窳窳窈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騎玉女睨而悠颺又
有宴間之館寔日忘憂文章灑博卓落瑰奇者萃乎其中貢以文
鹿白鶴參以淥鄴細柳間以連璋省壁綴以清管弱絲東苑望園
三百餘里駿驥鷄鷓山鵠野雉守狗戴勝鳩鵠翡翠聲音相聞翺
翔往來萬端鱗倅不可勝已其木則檉松榿栴楸梧柘檀檉檀木
欄枿欄豫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露鏤臨谷被岡其果則檉
梨棣栗素奈朱櫻紫棗來禽吳檉楚橙其草則蕙若蘭菝蘼蕪蓀
龍杜蕪荈蕘江蘼芍藥庭蕉葦綠皆藥翻紅綠以忘憂合歡之嘉
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芬芬馥馥蒙蒙兀兀其竹則簕管籥簧
箛箏筠箛簫竽篳篥密篠布甍夾池擅欒翦茸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
靡雲披於是乎復道連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一望平

蓋與離宮聒恥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奇秀表以落猿之巖環
以接龍之岫既盤紆以第鬱亦映帶其左右面百尺之縹潭瀨焉
玉之清溜升望秦之峻嶺懷故關而面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
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可躋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而復迷驚斗
杓之類逼頽霓鬣之下垂疑質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
之對峙復偃蹇以穹隆上憑范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重下瞰
清淵之澄澈金碧倒影乎其中旁接鴈池綠爭漪漣秋浪漲雨春
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鳧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漿漁人集而叩舷
水禽則有鷓鴣鳩鴝鴛鴦鷓鴣鳧鷖鷓鴣子鵠侶鴻儔翔翔翻翻載
沉載浮既澆滯而隨波鬻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蘆葦蘋蕒菡萏
蒲蔣白蘋綠荇芡實蓮房兩濯幹而增綠風披華而吐芳玉臨是
國綽有餘閑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於是乘雕玉之輿馴實壤之

馬紛萬騎之徒驚千乘之駕服太阿之雄劍靡彩虹之珠旂鳴和
鑾以玲瓏駢羽蓋以歲艱安國奉轡嚴忌附輿扈從橫出並山之
隅左許少右專諸依岡為置因川為漁奮駭百獸電激雷驅搃雄
螭燹豪豬轉犀羣麟躡麋躡游鶻躡駝驅方不妄發應聲而殊鋌
不虛擲洞宵穿髑山殫谷盡子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而還容與
委蛇排徊往來其樂未衰相與賓客復遊於鴈鷺之池登龍檻飛
鳳蓋釣錦鱗出文貝弋白鷗挂黃鶴鶴下鷓鴣落薄暮日斜倪
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之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略也馳騁少
怠明日乃晏于平瑩召相如延鄒枚綺席列雕屏開膾脍胾炙豹
胎酌金漿之酌觴縹玉之醕吹紫鳳之簫繫靈龜之鼓聆遼瀆之
歌睇巴渝之舞又有邶鄘曼姬燕代麗女輕祛靚粧綽約媚無明
眸微睨色受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然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

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躋間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兮萬歲常
與日月爭光輝先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
目祭古而陋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大
宋之盛乎夫 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立大啓土宇創洪圖而遺
億代一帝統而超遂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揚皇武西溷巴蜀東瀆
天一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十卑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
宅曾何足雲至于祥符之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武之
基神祇安妥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廵方寓幸臺社
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問鯨寡明臺法
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廻馭龍旆載揚迺睠茲土如歸故鄉
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洒翔鸞之神翰揆鴻藻之天章於
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頌慶

洞開歸德峻峙正殿曰歸德若闔闔之特闈連駁娑與朽指偉宮

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三聖神

萬事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勳雋老五姓寔昌社正

康肅王文忠公五族蹈先生之學舍祥符中正素成先主始建

為堂存溢誦聲以洋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富鄭公范文

此俯浪宕之舊渠名浪告迴伊洛之清流熙寧中引洛水入千汲灑江吳之

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為祥輝兩都回連闕帶闈

列隧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織麗山積瑰奇來不可抑往

不可羈南獠蠻而東瀛貊紛大具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

總百營馭以驍將厲以犀兵時以蒐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扼一

都之衝會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湯以曜

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雨茫茫離離未交稷黍

其亭館內之則有流瀾淥波檜陰四合照碧妙峯武備道接外之

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又有玉觸金縷光華姦喜斯馬落汎芳

草柳枝之列日流觸至柳聯觀光與望雲觀光望雲指中天之巍

闕其地沼則東西二湖淪淪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

別渚晏元獻放馴鷺於識海鴈於舊橋夏文葉自青社携二鴈爾

乃金魚分箭玉鱗剖符夫輔弼者德侍從鴻儒領撫東土保釐此

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安舒乘剽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

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如臨綠水而暫上疑放曠於江湖若

予之所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

舊迹不睹 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名不知 藝

美也。曜華故基，鞠為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雲翔。諸侯僭上游，
吳無度孰若天子。廵守動靜，有常珍怪之翫。竒木里冉，孰若農夫
之慶。黍稷稻粱，先生之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
有所失者，既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遂
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十年所眩曜釋
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
翼之神都，皇祖起焉。煌與魏闕，真人廵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
於萬斯年，天子明焉。

。颶風賦

蘇過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子曰：海氣甚惡，非侵非祥，斷霓
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
戶肅然，檣葉欹，鷲鳥疾呼，沛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

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子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頽瓦擗屋，禍擊巨石，揉拔
喬木，執馘激澣，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
之濤，瀾襲有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
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龍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
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畫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啗酒漿
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茨
之罅，滲塞墻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
自停。湛天宇之蒼，流孤月之熒。忽悵且歎，莫知所管。嗚呼！小
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為巨耶，吹力不同，果足
怖耶。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

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髯於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學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曾懷髮髯也

客有自蜀遊梁僊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

然之類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倖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官中徂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虫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監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寔死於泉鳩兮臭猶久而自理邁大患於蒼猝兮懷孤憤於求已念君老而執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扠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蒐箠箠兮其歸來蓋度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

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鳴其維在晉四時有君不惠孽婦晨離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兮實追二於漢矣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

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惟符惟孟德之鷲忍兮以嗜殺以為娛彼揚公之愛脩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參賦

米 黻

武帝既祠太一受齋頌朕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于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觀三星聯影睨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牧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闡其掩歟臯曰臣之淺學非儕優隊捷語翮言奉歡承詒稱

道盛德受况甚大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跪而進
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貧如碩鼠墮號鷄
梁匪爲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臯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
粵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睽睽而無光
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
民之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
之文武沈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
星也亦常燁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
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綬四方化其姦
完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惇朴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
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嘗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
累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

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析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駮蔗之異
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惟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
睽睽而無光臣臯所以堙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
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
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國

史記卷之六

周本紀

九

